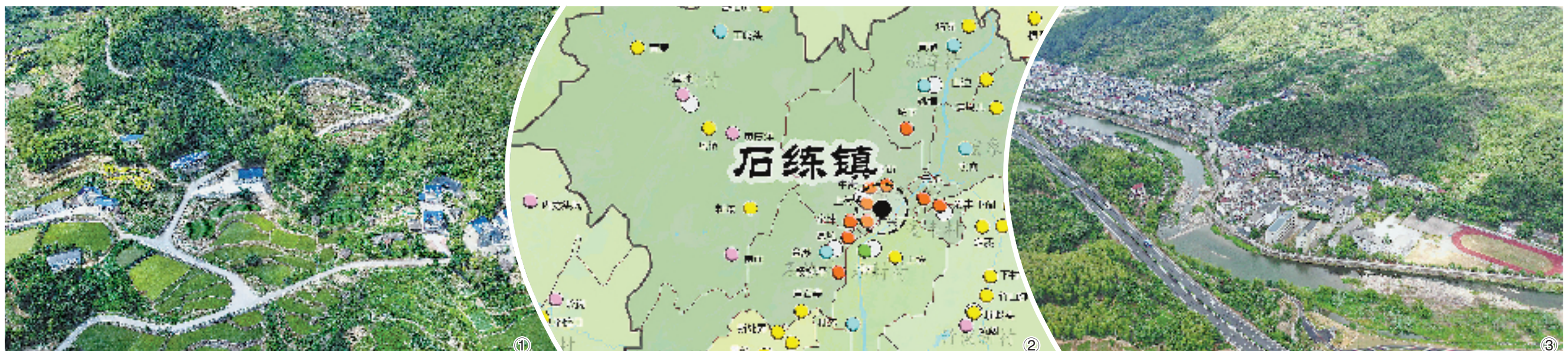


遂昌绘出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摸透五类村庄发展现状和潜力—— 向往的生活,按图索“径”

潮声 | 执笔 胡静漪 朱敏



①大岭头村航拍图。②遂昌县乡村振兴分类底图(局部)。③北界村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万余的常住人口,浙西南山区有一座小县城,叫遂昌。
“山多、人口密度低,一座座小山村像撒毛豆一样分得非常散。”
“山区的资金和政策,不能再像撒芝麻一样落地。”
对话几位当地干部,相似的比方,道出了山区县乡村发展的总体思路:集中资源、分类施策。这也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千万工程”以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同提及的要求。
往哪集中?凭啥分类?历时一年,遂昌县绘出一张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把上千个自然村分成5种类型,因地制宜寻求发展路径。
在这张图的背后,是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庄基础数据库、村庄基础图册、村庄发展指数——数据库信息可查询、可编辑、可共享、可更新,图册涵盖“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数据,指数可反映村庄发展现状和潜力,为分类引导、精准施策提供决策依据。
遂昌的探索,能为众多山区县提供哪些借鉴?

五类村庄各有前路 村庄好不好,不能凭感觉

“村庄画像和人物画像一样,‘长’得好不好,不能光凭感觉,要有一套科学标准来评价。”朱文强打了个比方。
综合各方意见,调研团队从97项数据中筛选出具有判定价值的35项,标准化处理后,赋予指标权重,凝结成“乡村发展指数”。
根据该指数,上千个自然村被划分成城郊融合型、集聚建设型、整治提升型、搬迁撤并型、特色保护型5种类型。每类的发展方向都能用“一句话”概括:“城郊融合 与城共进”“集聚建设 重点推进”“整治提升 宜进宜退”“搬迁撤并以退为进”“特色保护 进退有度”。
“进”指的是集中资源加快发展,村庄得以保留并持续扩张;而“退”则代表着人口、产业逐步撤离,村庄在基础保障下自然萎缩。
“进”的自然村由行政村统筹规划建设,“退”的自然村则需谨慎操作。”朱文强强调,“退”仅是客观的数据参考,主观上还应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而列为“进”的村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将指导乡村因地制宜、集聚发展。
指数的研制过程经过了多番推敲,有时结论与设想完全相反。
在针对行政村的评价系统里,大家起初认为,下属自然村之间的差异越小越好。但他们探究实际案例发现,比起内部发展水平均衡的行政村,有一两个发展基础好或具有特色资源的中心村,其他村庄向其靠拢,这样的行政村更具有集聚发展潜力。
曾经,干部们对各个村庄的印象大多来自以往的经验、经验和各类文字材料。该指数出炉后,村庄有了明确的衡量“标尺”,原本习以为常、容易忽视的资源禀赋被赋予了量化指标,更加凸显其贡献度和重要性,干部们一眼就能找出这些村庄的发展潜力所在。
比如仙侠湖环绕的七星坪村,下属7个自然村规模不大、布局分散、人口较少,因处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一直无法开发传统工业和文旅项目,按照评分大部分自然村属于搬迁撤并型乡村。“不过,七星坪村拥有‘温泉+湖泊+森林’的独特生态资源,未



项目主要负责人赴杭州与三农领域专家探讨乡村振兴分类底图。受访者供图

来将是‘两山’转化的富矿,我们将其列为特色保护型乡村。”朱文强说。
坐落在山坳里的十三都村,围绕一家企业而集聚,“以往我们在乡村建设时基本不做重点考虑,但数据出来后发现集聚建设型乡村。”他说。在企业带动下,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常可观,这样被遗漏的“潜力股”还需挖掘扶持。
数十年后,各类村庄发展的前路是什么?在朱文强看来,拥有独特生态资源或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型村庄,或许才是最终“留下”的村庄。
“城郊融合型村庄主要为城市扩张提供空间,集聚建设型村庄又向着城镇化发展,最后演变成新村、新镇。”他说,“只有‘能讲故事’的特色保护型村庄始终保持乡村特质,能承载人们对乡村的精神需求。”
然而,目前特色保护型村庄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一条老街两排店”“小青砖小青瓦、围墙种花”,千篇一律,“其实是基础性工作不到位,没有抓住乡村的个性。”朱文强设想,接下来要从乡村振兴图库中挖掘、细分,

借助科学指标找出差异化路径。
把视野放大,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对山区县而言更为紧迫。
遂昌县挂职副县长、浙江农林大学乡村振兴促进处副处长严少君告诉记者,在交通限制之外,山区县的人地限制比平原县更多:比如作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的竹产业,其运输过程需要大量人力,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已经对其产生一定冲击。此外,山区县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红线内区块更广,山区的传统村落更新慢,文化保护类区块也更多,这都让本就不宽裕的发展空间更显狭小。
而随着时代发展而退出的村庄能够把土地和空间腾出来,留出生态和文化保护区,优化布局规模化、机械化产业,严少君表示:“通过改变小农经济模式,从乡村生产关系入手撬动全局,这是一场系统谋划。”
今年,遂昌计划依据乡村振兴底图确定“一村一策”,由相关部门匹配政策要素,集中全县资源优先建设一批未来村庄,进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

专家观点

一张图背后的机制创新

赵兴泉

对于“遂昌县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每学习一次,认识就深化一步。它绝不只是一张图,而是山区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机制创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分类推进、分类施策,这是硬道理。我认为,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求所有的自然村,个个都要来一次重新建设,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进”与“退”,在进退之中实现提升发展。遂昌县依据域内村庄发展实际,按进退有序的差序化和先后有序的时序化,提出分类推进的行动导则,为全县乡村提升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张图也是山区县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创新。国际经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空间带动、供给带动和需求拉动三大作用。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城乡融合的实质是城市元素与乡村元素的有机融合。在浙江,山区县城镇化水平低、农村零散闲置土地和闲置资产多,是普遍存在的现实。遂昌县“乡村振兴分类底图”实质上就是一张以县城为“纲”,以自然村为单元,联动推进、优化配置城乡空间和资源要素,以乡村振兴促进新型城镇化的行动路线图。

这张图还是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的好抓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将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事实上,浙江省内新增耕地、新拓空间潜力已经很小。遂昌要通过这张图走出一条产业和城乡空间集约化绿色发展路子。建议创新村庄整理、宅基地置换与复垦机制的建设,活化农村资源资产盘活利用机制,为山区县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640个自然村、超15万条数据 就像把图片像素提高了7倍

“哪些村好、哪些村差,我们拍拍脑袋基本能数出来,但具体优劣势是什么,还真说不全。”遂昌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朱文强说。
一年前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提出一个大课题——摸清全县乡村的家底,从根本上回答好“乡村有什么”“乡村如何发展”两个问题。
要么不做,要么做透。轮到朱文强发言时,他有两个提议:一是要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二是要实现全域实地调研。
以往,乡村规划都以行政村为最小单位,历年数据全,一拉表就能用。如今把201个行政村细化为1640个自然村,就像把图片像素提高了7倍,更细腻、更精准,但也更难。遍寻国内学术论文和政府课题,大家发现,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调研。
可行性也是个问题,挨个村跑下来,工作量浩大,遂昌请来了浙江农林大学团队。趁着暑假,8支由遂昌干部、浙江农林大学教师和城乡规划专业研究生组成的调研小组,各自认领2至3个乡镇,带着调研表和无人机开启了下乡调研。
他们马上遇到了第一个难题:自然村究竟在哪?
“自然村不像行政村,没有明确的矢量边界。”遂昌县发改局挂职副局长、浙江农林大学教师徐鹏飞发现,根据地形地貌或传统习惯来划分,准确度都不高。他们找来行政村的报账员或会计,综合村民意见,到实地一处处指给大家看。
航拍也遇到相似问题。行政村的村委楼往往位于村子中心。而自然村没有村委楼,只能把房屋最密集处当做村中心,无人机在此起降,拍下全村实景图。“严谨起见,地图绘制时没有采用区块划分的形式,而是用人工确定的集聚点来代表自然村。”徐鹏飞说。
走进遂昌的乡村,“小山村”这个诗意的词汇映入眼帘令人担忧的现实。
从镇上开车40分钟,徐鹏飞带队一路盘山来到一处村庄。河边的小凉亭里坐着几位七八十岁的村民,河对岸是清一色的老房子。“我们尝试和村民聊天,但发现老人们听不懂普通话,只能相视而笑。”他说。
经过统计,村里户籍人口22人,常住人口仅11人,平均年龄达到60岁;传统建筑占比在90%以上,茶叶和番薯是主要的产业资源。
不过,山区村庄正在抢抓一切发展机遇。
走进石练镇柳村村,鹅卵石和条石铺就的村道边,文化礼堂、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齐全,传统祠堂保存完好。村干部告诉调研团队,村子紧邻新修的G528国道,周边平整的区块正在打造高标准农田。
“村干部相对年轻、村容村貌现代化,村子有一定的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徐鹏飞说。
就这样,确定每个村庄的区位,填入人口、土地、房屋等97项数据,一个个内有肌理、外有轮廓的村庄画像被描摹出来。这场40余人耗时1个多月的调研,用脚“跑”出超15万条一手数据。

干部、教授、创客 “碰撞”出来的发展巧思

打开项目的数据系统,引入乡村振兴图库中的区划、人口、交通等数据,朱文强半天时间,就画出一张全县垃圾分拣中心规划布局图。
“以数绘图、图库结合”,是这次“大工程”的核心成果。经过两轮技术迭代,浙江农林大学团队和遂昌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共同打造“遂昌县村庄基础数据驾驶舱”,归集调研数据和部门原有数据,共计3.5亿多条数据、1399项指标。
它不仅是一份图册、一个指数、一种分类,还是能实时更新、智能分析的“宝库”。“以数据库为底,叠加不同的应用场景,就能为部门生成个性化报告、提供决策依据。”徐鹏飞畅想,这样的增值应用场景将有无限可能。
比如,为“大搬快聚”推荐优先搬迁的村庄,为“一老一小”基础设施空间优化、茶叶加工产业规划布局推荐点……让政策和资金差异化、时序化落地。
“我们打算在明后年继续组织调研,形成数据变化趋势,同时引入更多渠道的数据资源,不断完善图库。”严少君表示。
不过,数据是依托,政策是辅助,山区乡村要发展,最缺的还是人。
以万顷森林为媒,遂昌和浙江农林大学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县里非常渴望技术人才支撑,浙江农林大学也希望师生走

出象牙塔。”2022年5月,双方签署“全校服务全域”战略合作协议,严少君、徐鹏飞和陈英波三位浙江农林大学教师来到遂昌县挂职,随后参与到乡村振兴图库的项目中。
90后徐鹏飞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入职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不到半年,就被派到遂昌,“从家陕西到浙江有很大的地域差异,通过挂职深入浙江山区乡村,从基层的视角看发展,可以找到很多契合实际需求的研究点。”徐鹏飞说,这次项目也成为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
严少君告诉记者,校地合作正在探索共引共享的模式,在遂昌服务三年后再回高校,流动的人才正好对应变化的产业需求,也能避免学校人才“从高校到高校”,不和种竹子的人聊,怎么让竹产业研究落地?这是学校、地方和人才三方共赢的合作。
有了顶层设计和科研支持,基层干部和年轻创客也至关重要。
走进七星坪温泉酒店,院里随处可见独特的山石景观——藕白中透着翠绿,这是遂昌盛产的萤石矿。记者了解到,酒店开发商正是一家矿产业主,他利用开矿抽排的废热水,开办这家高端温泉酒店。如今,三期项目正在规划中,持续为七星坪六七个自然村引来客流。
在附近的湖山头自然村,“上林山舍”民宿背靠山林、面朝仙侠湖,吸引着长三角地区

的游客。“我祖辈就是水库移民,村子原先有百来户,等我毕业返乡的时候只剩下几个老人。”濮家栋和两个发小冲着自然风光,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当时周边只有温泉酒店,后来民宿、农家乐越来越多,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起来,业态丰富多了。”
从遂昌仙侠湖水丽公园观景台向对岸眺望,西山自然村零星几栋传统房屋之外,已经建起了阿里云数字创新中心、浩威数字中心、西山驿等现代建筑。截至去年底,“天工之城”项目已签约65家数字经济企业,招引全职人才45人。
“创业企业、返乡青年、社会资本,将是乡村从搬迁撤并、整治提升型扭转为集聚建设型的动力之一,也是挖掘乡村特色潜力的引擎。”朱文强说,城市资源的进入不是在乡村圈地、和村民争利,而是将城市的需求导入乡村,实现城乡共富。
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蒋伟峰表示,此次遂昌县借助和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契机,探索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庄分类指导乡村发展之路,正是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的实际行动,也为科学有序引导村庄规划建设,系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走得出去,愿意回来”,山区乡村振兴就是要打造多样的“向往的生活”。



在珠村畈村,调研人员正在用无人机拍村庄全景图。受访者供图



萨克斯乐团在民宿“上林山舍”室外演出。受访者供图